

英美文学经典丛书
English & American Classics

大学生必读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atmospheric illustration of a steamship at sea at night. The ship is illuminated from within, and the water reflects a greenish glow. The sky is dark with some light clouds.

黑暗的心
HEART OF DARKNESS

Joseph Conrad

青岛出版社

HEART OF DARKNESS

黑 暗 的 心

Joseph Conrad

顾 问 方 平

主 编 孔庆华

副主编 陈 艳 徐品晶

注 释 彭 娜 闫 旭

青 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的心/(英)康拉德(Conrad,J.)著.彭娜,闫旭注释.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

(大学生必读英语经典名著)

ISBN 7-5436-2861-9

I. 黑... II. ①康... ②彭... ③闫... III. 英语—语言读物,小说 IV. H31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659号

- | | |
|------|-------------------------------------|
| 书 名 | 黑暗的心 |
| 作 者 | Joseph Conrad |
| 注 释 | 彭娜 闫旭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266071 |
| 邮购电话 | (0532)5814750 5840228 |
| 责任编辑 | 曹永毅 |
| 封面设计 | 张小玉 |
| 印 刷 |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
| 开 本 | 32 开(787×960mm) |
| 印 张 | 6.25 |
| 字 数 | 104 千 |
| ISBN | 7-5436-2861-9 |
| 定 价 | 9.00 元 |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发现倒装、错装、字迹模糊、缺页、散页等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公司调换。地址:胶南市珠山路 120 号 电话:0532-8183519 邮编:266400)

序 言

一个民族由于文学的产生,语言的色彩因而更丰富,语言的表现力更生动了。在文学的民族宝库中蕴藏着民族语言的精华。在不同的人生场合,我们有所感悟、有所感慨时,往往会感激古人,把我想倾吐而又不知该怎么说的,表达得那么贴切、精辟,如同自己的肺腑之言。例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甚至不曾意识到我们的日常谈吐中已融入了代代相传、都有来历的语言,而且多不胜数,像“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人言可畏”(《诗·郑风·将仲子》),“战战兢兢”(《诗·小雅·小旻》),“勾心斗角”(《阿房宫赋》),“三思而行”(《论语·公冶长》)等等。孔子自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我们借以表达人已进入某一阶段时,就说“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命之年”。

英美文学中的佳句、警句,同样显示出进入日常语言的亲和力。例如:美国期刊《时代》(*Time*,

2002,12,23)发表专文推荐可能为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的《对她说》(*Talk to Her*),文章标题脱胎于《第十二夜》开头第一句“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play on”,作者巧妙地把它改为“If Conversation Be the Food of Love,Talk On”(“如果谈话是爱情的食粮,谈下去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邱吉尔访美,呼吁大力援助战争物资,引用了狄更斯笔下的孤儿奥列佛·退斯特,在儿童收容所中饥饿难忍,端起一只空碗,向掌勺的人发出的那一声迫切的呼吁:“Give me more!”(再添一些吧!)借助于这文学背景,在座的议员们为之动容,演讲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明白了一个民族的语言精华蕴藏在他们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也就可以理解我们编写这套“英美文学经典丛书”的宗旨所在了。因为对于广大英语学习者来说,掌握了基本词汇量,攻克了语法等难点,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又有志于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修养,从而对于英语能有更深入、更亲切的认知,那么广泛阅读,尤其是有选择地精读优秀的英美文学,可说是不二法门了。

方平



导 读

《黑暗的心》^①是英国杰出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根据自己1889年的刚果之行于1902年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康拉德原籍波兰,出生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的一个乡绅家庭,父亲是一位热情的爱国志士,也是文学造诣颇深的诗人、剧作家,曾翻译过莎士比亚和雨果的作品,1863年因参加民族独立运动,遭沙皇政府逮捕,全家被流放到俄罗斯北部。两年后,母亲在流放中死去,父亲也在他12岁那年去世,舅父收养了他。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使年幼的康拉德饱尝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形成了他忧郁、敏感的性格气质。康拉德回忆守候在重病的父亲身边的日子时说:“环绕我的是虔敬、屈从和沉默。我注视着病房的极端的寂寞,这寂寞从紧闭的房门中涌出,冷冷地拥抱着我受伤的心灵。如果我是个没出息的孩子,我会陷入疯

^①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弗朗西斯·柯波拉受《黑暗的心》主题启发,编导了越战影片《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该片于1979年拍成,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引起巨大反响。

狂,但我爱读书”^①。在故土克拉科夫读了几年书之后,康拉德意识到作为波兰人在被沙俄统治下的波兰领土上是没有出路可言的,16岁时,决然离开了祖国,来到西欧。他先在法国的航船上学习航海,后在英国商船队任水手、大副、直至船长。在长达20年的海上航行中,他曾到过南美、非洲、东南亚等地,经受了风雨的磨炼,学会了英语,为他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英语小说家奠定了基础。康拉德海上的经历及各地的见闻都反映在他后来创作的小说里。1886年他正式加入英国国籍,1895年以他在马来群岛的见闻为素材,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从此,康拉德结束航海生涯定居伦敦,专门从事小说创作。

康拉德一生创作了13部长篇小说,28篇中短篇篇以及回忆录、政论等。其中著名的有《水仙号上的黑家伙》(1897)、《吉姆老爷》(1900)、《黑暗的心》(1902)、《青春》(1902)、《台风》(1903)、《诺斯特罗莫》(1904)、《特务》(1907)、《秘密的同伙》(1910)、《在西方的眼睛下》(1911)、《机会》(1913)、《胜利》(1915)、《阴影线》(1917)等。这些作品可以根据其题材分为3类:海洋小说、丛林小说和社会政治小说,《黑暗的心》属丛林小说。在康拉德的海洋小说里,他注重的不是惊险的事件,而是惊险的事件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在描述船的一次航程

① Cedric Watts: A Preface to Conrad

的同时描述人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航程；他的丛林小说写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亚洲、美洲等地的活动，批判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关注现代文明人的道德、心理问题；其社会政治小说以欧洲大陆为背景，描写卷入欧洲政治生活的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理，表现了对沙俄专制制度的憎恶。康拉德的小说以探索人类经验中深刻的道德含义为目标，他认为如果忽略人的思想道德，艺术也就失去了意义，他往往通过剖析人的心理历程达到他艺术的追求。

《黑暗的心》由作者的代言人马洛担任叙述者（康拉德的许多故事是通过马洛之口向读者讲述的）。马洛应一家比利时贸易公司之聘，担任船长，乘一条汽船沿非洲西岸到达刚果河，他从离河上游30英里的乌塔迪步行200英里来到公司设在非洲的总站。马洛的任务是指挥一艘汽船深入非洲腹地，营救病入膏肓的贸易站代理人库尔兹。到达后得知，他要指挥的汽船因触礁沉入河底，打捞与修复工作因总站经理的百般阻挠而进展缓慢。最终他们乘汽船沿着危险重重的河道行驶了两个月，但在将要到达时，汽船遭到库尔兹策划的土著人的突袭。突袭最终被汽笛吓了回去。马洛发现库尔兹实际上是一个贪婪成性、巧取豪夺的人，为掠夺象牙不择手段。气息奄奄的库尔兹被抬到船上，他把自己的书信交给马洛，企图在深夜爬回丛林，被马洛发现并制止。不久库尔兹死在返航的船上，死前连呼：可怕，太可怕了。马洛回到欧洲，将库尔兹的遗物交给他

的未婚妻，谎称库尔兹临死前念叨着她的名字。

《黑暗的心》的写作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大肆进行殖民扩张时期。英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个重要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3)和康拉德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殖民主义者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但他们却以迥然不同的立场表现了这些事实。吉卜林宣扬大英帝国的殖民意识和种族优越感，在他的笔下，殖民者成了肩负伟大使命的英雄。而康拉德却以铁的事实，将犀利的笔锋指向殖民主义者的罪行。康拉德对殖民主义者的批判不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入手，小说中也不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词汇，他通过细节展现文明与原始的冲突，直指殖民主义者黑暗的灵魂，其思想认识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人之上。中国作家老舍称他是“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马洛从非洲之行的开头到结尾，看到的都是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土著人所施的掠夺、奴役、折磨与杀戮。连马洛成行的先决条件也与此相关：他的前任因两只黑母鸡而毒打土著，遭到后者反抗，最终在冲突中送了命，马洛才有此机会开始他的非洲之行。在汽船沿非洲西岸行驶时，马洛看到一艘抛锚的法国战舰正在炮轰岸上的丛林，因为据说那边有一个土人，“可海岸上连一个草棚子都没有”^①。马洛在

① 引自黄雨石译《黑暗深处》P117，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所引译文均出于此，不再一一说明。

深入非洲腹地的沿途越来越多地目睹了无数土著居民遭殖民者压迫奴役的惨相：瘦骨嶙峋的黑人劳工被用铁链拴在一起，头上顶着装满泥土的小筐，他们被无情地驱使着，直至生病，丧失工作能力以后，才被允许爬离工作场地，慢慢地死去。他们横七竖八地倒在树丛里，“形成一幅大屠杀或者大瘟疫之后留下的情景”。在殖民者眼里，这些土著人是“比驴更下贱的动物”。目睹了殖民者的残暴，马洛悲愤难平：“苍天作证！这些拿人——我说的是人——当牲畜使唤的魔鬼，可真是些强大的、贪婪至极的红了眼的魔鬼。”这些魔鬼的惟一欲望便是从这块土地上抢走所有的宝藏。

康拉德还通过对主要人物库尔兹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殖民者的贪婪无耻。库尔兹是书中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从身世和职业看，库尔兹是整个欧洲的象征：“他母亲是半个英国人，他父亲又是半个法国人，可以说全欧洲曾致力于库尔兹的成长”；他是画家、诗人、音乐家、雄辩家，他可以当任何政党的领袖。作者有意将他的才能与欧洲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这足以说明他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意义。库尔兹去非洲冒险的初衷是想教化“野蛮愚昧”的土著人，将“文明进步”带到非洲，但在追求权力和欲望的驱使下，抛弃了人性和理性，坠入了黑暗的深渊，他要攫取最多的象牙，让帝王到车站迎接他的凯旋。于是靠着欧洲文明人的武器和狡黠，用赤裸裸的粗暴蹂躏代替了殖民主义者虚伪的谎言。

当马洛见到他时，他贪婪地大张着嘴，“仿佛要一口把所有的空气，所有的泥土和他面前所有的人全都吞进肚子里去”。他聚敛的象牙比其他贸易点收集到的总和还要多。他雄辩的口才，他的能发出雷鸣电闪的火枪使当地的土著把他视作半神半魔，对他顶礼膜拜，反抗者会被他杀掉，而且脑袋挂在院子的高竿上。他还在一份给扫除野蛮风俗的国际组织的报告中呼吁杀掉一切野蛮人。生命垂危之际，马洛的警告使他发现自己已堕落到何等地步，总站经理的阴谋让他看到白人阴暗的心。弥留时刻，库尔兹大声叫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看到了自己已扭曲了的灵魂的可怕，疯狂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剥削杀戮土著人的欧洲殖民者的可怕，更可怕的是那文明掩盖下的丑恶、进步背后的野蛮。

《黑暗的心》同时也以印象主义的手法揭示了文明与原始的对立。在康拉德的笔下，非洲丛林浩瀚无际、神秘莫测、充满生机，黑人所生活的国度是天空、泥土和阳光相为融合的国度。而文明的欧洲城市则被描写为“粉饰过的坟墓”；布鲁塞尔的公司则如地狱般：两个妇女“守着黑暗的大门，仿佛在编织尸衣似的织着黑色毛线……她瞅过一眼的人里，后来又再见过她的不多——连一半也没有，远远没有”。土著人在他们的天然环境里生活得无拘无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担负着所谓传播文明的神圣使命的欧洲人却因受不了那里的阳光和气候，十有六七都会病死在那里。这里文明人与原始人，黑

人与白人,自然与非自然的对比越来越鲜明。文明人野蛮嗜杀,人与人之间相互排挤、陷害,公司经理因为库尔兹非同一般的收集象牙的才能有可能威胁到他经理的职位,连续数月不给马洛修船的铆钉,还暗中唆使人在贸易站放火,用这些手段阻挠救援重病的库尔兹。在马洛看来那些黑人才是真正的人,而那些欺压他们的白人殖民者是恶人、魔鬼,有着黑暗的心。康拉德还用讽刺的手法将野蛮与文明作了巧妙的换位:“如果有一天,一大群神秘的黑人,带着各种可怕的武器,突然出没在迪尔和格雷夫森德^①之间的大路上,把大路两旁的英国佬全抓去给他们搬运笨重的行囊,我想用不了多久,那一带的村庄马上就会空无一人了”。这种换位痛斥了将殖民地人民视为劣等民族的思想,揭穿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强盗行径。

小说的叙述者马洛也是故事中的重要人物,他向另外几个人讲述他非洲之行的经历。于书中读者很容易辨别两种声音:一种是马洛当时的经历,另一种是此刻马洛对当年经历的评价。从这两种声音里我们看到马洛重新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心路历程。马洛和库尔兹遵循了同一条路线,然而马洛并没有堕落成库尔兹那样的殖民者,因为他具有库尔兹那样的殖民者所不具备的生活背景和道德素质:他只是以水手的身份到非洲冒险,现在他是水手中仍然

① 英国地名

“追随着海洋的人”，“他不代表自己的阶级”，他并不盲目地信奉殖民主义思想，也不认为欧洲文明有多么高尚。他与其他殖民者格格不入，对黑人十分同情。在目睹了白人殖民者的丑态，看清了库尔兹的堕落之后，库尔兹最后的叫喊使他认识到了黑暗的自我和道德的空虚，使他对人类充满怀疑，他觉得，“天下再没有任何动人的言辞，能比他最后一次真正的肺腑之言更能让人失去对人类的信心了”。马洛其实也是康拉德本人的精神写照。《黑暗的心》具有很强的自传性，马洛与康拉德的经历几乎一致，他是康拉德的代言人，康拉德通过他完成了作家心灵的宣泄和寄托。康拉德曾说：“在去刚果之前，我仅仅是个动物”^①。毫无疑问，刚果之行对他影响甚远，那里，人的贪婪本性的暴露迫使他思索。也正是康拉德独特的身世：苦难的童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亡国之恨，“失根”的痛苦使他能够最终完成这部“从古至今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五六个短篇之一”^②。

在写作手法上，《黑暗的心》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康拉德用了马洛这样一个叙述者，让他以回忆者的身份出现在故事里，他的叙述穿梭于过去与现在、自己和库尔兹及听众之间，让读者分享着他

① P10, Introduction by Franklin Walker in *Heart of Darkness and The Secret Sharer* published b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and J. M. Dent & Sons Ltd., 1969. ② 见格拉德为纽约美国文库 1950 年出版的康拉德小说选所写的序言 P8。

的各种情绪,这种叙述角度的交替,开创了一种新的叙述模式,代替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方法。另外,小说中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段的运用还使作品极具可读性。“黑暗的心”本身就含有双层寓意:既指地理意义上的黑色的非洲腹地,也指殖民者黑暗的内心;康拉德还描写了一个“脖子上系着一段白羊毛线”的孩子,这段从海外带来的白羊毛线拴在他那黑色的脖子上“看上去实在刺眼”,白羊毛线本是人类文明、工业进步的象征,但在这里却变成了白人用以束缚黑人的锁链;文中,库尔兹是作为欧洲时代精神和殖民主义思想的象征;马洛的心路历程也是以象征主义手法揭示的:航程历来是人们所熟悉的关于人生历程的一种象征,象征追寻真知的过程。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大大丰富了作品的意蕴,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使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不亚于20世纪任何一部现代主义小说。

徐 平

目 录

序言	(1)
导读	(3)
PART ONE	(1)
PART TWO	(70)
PART THREE	(128)

HEART OF DARKNESS

by Joseph Conrad

PART ONE

The Nellie^①, a cruising yawl^②, swung to her anchor without a flutter of the sails, and was at rest. The flood had made, the wind was nearly calm, and being bound down the river, the only thing for it was to come to and wait for the turn of the tide.

The sea-reach^③ of the Thames stretched before us like the beginning of an interminable waterway. In the offing^④ the sea and the sky were welded together without a joint, and in the luminous space the tanned sails of the barges drifting up with the tide seemed to stand still^⑤ in red clusters of canvas sharply peaked, with gleams of varnished sprits. A haze rested on the low

① The Nellie: “赖利号”船 ② a cruising yawl: 巡航帆艇 ③ The sea-reach: 入海口 ④ In the offing: 在远处 ⑤ to stand still: 一动不动

shores that ran out to sea in vanishing flatness^①. The air was dark above Gravesend^②, and farther back still seemed condensed into^③ a mournful gloom, brooding motionless over the biggest, and the greatest, town on earth.

The Director of Companies was our captain and our host. We four affectionately watched his back as he stood in the bows looking to seaward. On the whole river there was nothing that looked half so nautical. He resembled a pilot, which to a seaman is trustworthiness personified^④. It was difficult to realize his work was not out there in the luminous estuary^⑤, but behind him, within the brooding gloom^⑥.

Between us there was, as I have already said somewhere, the bond of the sea^⑦. Besides holding our hearts together through long periods of separation, it had the effect of making us tolerant of each other's yarns — and even convictions. The Lawyer — the best of old fellows — had, because of his many years and many virtues, the only cushion on deck, and was lying on the only rug. The Accountant had brought out already a box of dominoes^⑧, and was toying architectural-

① in vanishing flatness: 在一望无际的河岸低处 ② Gravesend: 格雷夫森德(英泰晤士河边一港口) ③ condensed into: 压缩 ④ trustworthiness personified: 安全的化身 ⑤ in the luminous estuary: 在通明的河口湾里 ⑥ within the brooding gloom: 在那昏黑朦胧的陆地上 ⑦ the bond of the sea: 由海洋生活形成的纽带 ⑧ a box of dominoes: 一盒多米诺骨牌